U
101
Y8
1639
V.26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律卷之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祭遵奉法

大司馬劉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祭遵遵潁陽人祭測界亥周之邑其先受封于祭後因氏焉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不必、怒誤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貰猶赦也之以爲剌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本傳備作避因○其實能剌姦故○云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借一懲百○

或曰。得威克厥愛之意。陳副論甚正。

惟適氏曰。唐太宗朝。劉仁軌初爲陳倉尉。其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仁軌特加戒諭。寧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櫟陽丞。按太宗此舉與光武貰祭遵略同。

卓菴氏曰。祭遵殺舍中兒。與魏絳戮楊干之僕。趙奢殺平原君家用事者九人。皆他人所難。三君者始雖怒而卒賢之。相得益彰。可爲後法。

賈復戰真定

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于真定、復傷創甚、蕭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于薊相見甚驩○

○近情處仍與律合○御將恩威○並用應如此○

芭山氏曰○得盛世君臣一體之意○漢高遇諸將○未免挾數任術○至葅醢彭越○給殺韓信○尤慘刻少恩○不可爲後世法○

鄧禹引軍屯栒邑

劉盆子盆子故式侯萌之第三子爲赤眉所立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

○與○世○祖○除○莽○苛○政合

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帶白蒲其車下莫不感悅于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盗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

能堅守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與律合）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引軍北至栒邑（栒邑據地理志在扶風）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或曰養士觀敝以逸待勞

馮異宣布威信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領諸縣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光武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勅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律○之○最○要○者○○○○○○○○○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

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
異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群盜多降。徵鄧禹還曰。
恐諸將疑禹爲怯
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饑。
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宋司馬光曰。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光武
之取關中。用是道耳。

卓菴氏曰。平定安集。兵家上策。失此則剽掠四出。
如近日官兵。實民賊耳。不得名爲兵也。

彭寵擊鄧隆軍

光武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

此不合律處

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

○行○軍○宜○以○此○爲○戒○

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芑山氏曰此徐僮間以相救爲奇者失律寔甚

惟適氏曰昆陽之捷分守不如并力潞南之敗營遠不得相及此可悟兵家大略

馬成代來歙

來歙歙字君叔與盖延等進攻王元環安、皆公孫述將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盖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

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凡爲人所刺刃在身猶未先抽刃則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勸後之爲來歙者

或曰。按傳贈征羌侯。謚節。不並列雲臺。謂何。

終綱目書使盜殺三公。孫述二。袁術一。

惟適氏曰。讀來君叔表辭。至今凜然有生氣。當與出師二表並傳。

譴吳漢劉尚大掠

吳漢夷公孫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秦西巴事）啜羹（樂羊事）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

芑山氏曰述與岑皆叛漢者且哀矜之若此甚矣世祖之仁也豈忍菹醢功臣哉

[illegible]律[illegible]風之藥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三[illegible]

大[illegible]黄[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尚大[illegible]

郅惲拒關

光武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廻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尉

律

宜諫

此不可典冠同語

芭山氏曰使帝非出獵而東中門侯失職貶之固宜帝出獵夜還而貶之則是帝使之受貶非侯自

取貶耳。非侯自取貶。而帝以意貶侯。豈公恕之道哉。爲帝計。宜罪己。不宜貶侯。向令東中門。亦猶惲之拒關。則車駕不得入矣。帝又將誰貶邪。或曰。此與高帝僇丁公同。非也。

東海王議破妖賊

妖巫維汜（維一作絲）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刼吏人、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光武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方略皆在是）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光武第四子、即明帝、時年纔十六）獨曰、妖巫相刼埶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以縱爲禽）得走耳、宜小挺緩（挺緩猶寛緩也、月令仲夏挺重囚、注云、挺猶寛也、挺大項反）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勅宮撤圍緩賊、賊衆分散、拔原武、斬臣鎮等。

苞山氏曰。本朝陳仁錫云。可爲治妖賊法。予謂東海王惟審知中有悔欲亡者。故挺緩克濟耳。若槩以此術撫賊。未有不爲賊所欺者。不能制其死命。而謬希其逃亡。宜後世賊勢之日熾也。然則挺緩不足爲治賊常法。明矣。陳氏論未確。

董宣搏擊豪彊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

獨不憚刺豪將軍乎佯怒耳

尊之使言

此語有關係

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繇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怒怒忽笑）（益見帝怒非果罪宣）（得體）

臣主俱賢綱目賜錢不書書董宣何交美之也

芑山氏曰舍中兒犯法軍市令且格殺之况公主蒼頭乎愚意帝特佯怒以慰主耳非果欲箠宣不然何以勅彊項令出輒賜錢三十萬

世祖備邊息民

建武二十七年。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光武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

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于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

殘句叙。適以殘吾。民

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

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與律合）
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芑山氏曰此足救孝武黷征之弊按和帝初匈奴分而爲二南單于居塞下爲中國所卵翼北單于迫于鮮卑舉國來降所餘無幾南單于欲倚中國之威破而有之漢可毋出兵也特以竇憲刺殺宗室求擊匈奴贖罪故遣之耳燕然之捷名過其實而班固獻諛爲之勒功至今譏焉是役也遣棄祖法勞民動衆覘前此衛霍諸人其罪尤甚後世當

以世祖息民數言爲法。

卓菴氏曰。皇太子言。深識虜情。與料妖賊悔欲下者。皆能推見至隱。以此制變。往輒破的。世祖可謂有子矣。

賈復不言功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膠東侯賈復卒、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創音昌傷也俗誤讀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以復自從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芑山氏曰。惟帝自知復之功。故復可以不言。使復不言。而帝終不知。何以示勸。高帝望沙中偶語。因用子房畫。封什方侯。術有餘而誠不足者也。

鄭衆諫報答北匈奴

明帝永平八年、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衆初爲越騎司馬使北匈奴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單于之衆、欲使之專附匈奴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信音申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駮議駮議謂勸單于歸漢也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烏桓本附匈奴漢置轂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通離心謂其心不親

附漢而貳于匈奴也矣。南單于久歸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度遼將軍吳棠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往。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彊。誤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更誤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乃復召衆爲軍司馬。

班超使西域

明帝永平十六年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不必令官屬與聞恐謀泄取敗）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此俗所謂紿術也）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禮敬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

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
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
非夜不可
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
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
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于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
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初夜甲夜也猶言初更時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
左傳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超此舉與析公略同
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
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

或曰自光武立南單于庭于雲中無人爲此慮而鄭衆始言之衆不惟守節且饒方畧

芑山氏曰和帝永元四年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大長秋鄭衆非明帝時使匈奴鄭衆也故以宦者別之竇憲之誅宦者鄭衆與其謀國當班賞然列爵用事非宦者所宜綱目揭而書之所以著亡漢之禍自此始也至十四年復封宦者鄭衆爲鄛鄉侯元帝之篇書宦者爲中書令而已未聞封侯書宦者封侯始此終綱目宦者書封十齊魏不足責

如是年鄭衆安建光元年江京等延光四年孫程等桓建和元年劉廣等延熹二年單超等又侯覧等靈光和二年呂强中平二年張讓唐寳應元年李輔國以天刑絕嗣之人而使之分茅胙土襲封傳後適足詒譏後世耳宋徽宗時童貫封王抑又甚焉因論軍司馬鄭衆事併及之所以志戒也

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

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

○○○○○見○超○意○智○○○○○○○○○○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

○與○太子○左○車○先○聲○後 實 同

恂乃悅超于是告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

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

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明帝曰吏如班超何故

此○可得以任○之法

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

非善○用○寡○勢○不○容○益○兵○

超使于寘 亭年切 音田 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

六人曰于窴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于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窴王廣德雄張南道于窴新攻破莎車雄張猶熾盛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此必有偵探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斬巫以奪其氣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塡音鎮撫焉

于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芑山氏曰。超在鄯善。能誅滅虜使。蓋有所恃而入于窴。非冒險僥倖也。至夜襲虜營。雖寡勝衆。特穿窬之智耳。或稱超智極精。學極深。予不謂然。

又曰。此與律不合者。存律部以示戒。然善兵者。推用其術。雖御變無難也。

楊終議罷西域屯

漢章帝時校書郎楊終上疏曰間者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百姓頻年服役轉輸煩費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倫亦同終議牟融鮑昱皆以爲孝子無改父之道（不諳經術至此）征伐匈奴屯戍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疏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厓之郡（楊雄法言云珠厓之絕捐之之力也否則鱗介易我衣裳）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

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竇固等取伊吾）之役。樓蘭之屯兵。（樓蘭即鄯善屯兵謂班超所將吏士）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

卓菴氏曰。以舍中軍為復古。非春秋本義。特以其切于事情。姑從之。凡書有彼意不然。而可藉以為勸戒。若此類者。皆可從也。

又曰。楊終此議。有裨漢室。綱目既不書罷西域也。而亦不載終此議。何也。

何敞裁節賞賚

章帝章和二年、時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帝篤於親親、故二王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漢制諸藩王朝會禮畢各就國不得留京師）不遣就國、又賞賜群臣、過於制度、倉帑爲虛、何敞奏記宋繇曰。（○時西羌犯○邊）比年水旱。民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寔損膳節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賚過度。但聞臘賜（按漢官儀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爲祀門戶直）自郎官以上。公卿

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洛代切音徠賜也予也俗作賚非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遠而已哉宜先正己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疏不能用尚書南陽宋意上疏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禮寵諸王同之家人車入殿門漢制太子諸王至司馬門皆下車故謂止車門即席不

今不忘昌賞者多矣

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謂有妻有子官屬自成一家備具當早就蕃國而室第相望久盤京邑驕奢僭擬寵祿隆過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未及遣

或曰自是正論與鼂錯削七國異

龐參督諸軍屯

漢安帝永初二年、凉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隲討之、龐參於徒中故左校令先坐法輸作若盧謂在若盧獄中輸贖士作也若盧獄名屬少府黄門北寺獄是也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徵發不絶、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凉州士民、

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蓄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讐報。犇北之耻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爲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髙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若盧。令羌戎爲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覲魏尚

後世起廢。不如此。

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卽擢參于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郡屯。徵鄧騭還。

或曰。得趙營平遺法。蓄精銳。乘懈沮。見參當時方略。

卓菴氏曰。卽擢參于徒中。與文帝復魏尚同。此納諫之實也。否則徒面從耳。

陳忠諫遣伯榮

漢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乳母王聖女往來甘陵、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謂水旱不節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溢。盆與溢同兗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諷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發民修道繕理亭傳。

多設儲偫。（偫，大理反，具也）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以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謂縑帛也）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名開，安帝叔也）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日）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爲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于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嫣，韓頹當孽孫，頹當漢高帝時韓王信之子）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漏

（事見元帝建昭二年）

泄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事見哀帝建平四年）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見建平二年）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誅（事見成帝河平四年）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偪上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切免三公陳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疏請無不聽朝廷宜裁可否古今同病）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繇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臣中心當獨不安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卒不蒙上天

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濫無例詆欺為先宜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萬世之濬也

芑山氏曰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豈復有廉恥哉覬利避禍而已

按通鑑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綱目則大書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其失尤曉然易見夫以安帝親政僅踰一載而所為舛繆

往往若此。綱目所以特筆書之。安帝崩。王聖伯榮乃徙鴈門。綱目徙辭有四。書徙某某。廢某徙。黜某徙。無罪之辭也。書某徙者。有罪之辭也。

張綱請裁常侍

初順帝復位宦官之力也。繇是有寵。參與政事。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非律

近世此弊尤甚

或曰。開府階誠宜蔭子。謂者監何繇有兒此唐人李仲敏書判之語也。而不知其源已始于漢夫天刑之人。非有嗣續可傳之實。而順帝乃聽其以養

子襲爵。帝之愛厚宦者。欲其流澤蕃衍。勤亦至矣。其如漢祚浸微浸滅何哉。綱目直書于冊。失自見矣。

按漢靈帝光和二年。封中常侍呂强都鄉侯。不受。强上疏曰。宦者品卑人賤。妄受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繇兹。釆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群邪咀嚼。致邕刑罪。令群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

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觀强備言封爵宦寺之非。固非單超等濁亂朝綱者比。必欲槩誅之者過也。

雖然。終綱目宦官可取者僅三人。呂强以賢。楊復光以功。張承業以忠。舍是無取焉耳。

皇甫規請擊鞏唐

漢順帝永和六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安定朝那人）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較、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相及也）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爲姦吏所侵盜）故江湖之人、群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

利則致大害徼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及趙沖等二郡安定隴西也或又云兩營者扶風雍營京兆虎牙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

郎寓兵略近日督撫與此異

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
勝至誠咮炮自陳帝不能用、

芑山氏曰其言足盡兵民之蠹如所云回入姦吏
虛張首級在近代諸臣尤甚

張奐擊破左薁 [illegible]

漢桓帝永壽元年、南匈奴左薁鞬臺耆（薁鞬匈奴王號臺耆其名也薁於六反鞬居言反）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酒泉人惇之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衞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龜茲國人來降者處之于此）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奐馬二十四匹、金鐻

入枚兵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

足為後世守令法

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入都尉率好財

先自治

貨為羌所患苦及兵正身絜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惟適氏曰用寡之法與廉范焚炬拒北匈奴同至

招誘東羌南匈奴不得交通則寇黨孤我勢益固

凡善用寡者非出奇不可奇在速速在果即此可

推

皇甫規擊諸羌

漢桓帝延熹四年、羌寇并凉（二州名）段熲將湟中義從（義從胡卽小月氐胡）討之、凉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患轉盛、皇甫規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知馬賢必敗、事見順帝永和五年）、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且臣窮居孤危、坐觀郤將、巳數十年、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 鳥鼠山名在

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東岱爲泰山叔孫無忌反處也皆緣郡守不加撫綏致使反叛故曰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淸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謂羌反也臣誠慮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芑山氏曰勤明孫吳未若奉法此儒者之言予謂郡將雖奉法尤須勤明孫吳用備不虞非必桀驁孫吳也後世藉規藏拙相率而爲腐生文吏卒有它變則束手待斃其爲患可勝言哉

又曰。皇甫規平定諸羌。惡絕宦官。不與交通。宦官共誣譖。以為規貨賂羌。令其入降。規上書自訟。言若臣以私財。則家無儋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將有何罪。按規此辯甚確。彼時獨中官求賄不得。以此構陷。不出廷議。至後世文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此。令一時功能之士。搖手觸禁。即欲設奇建畫。動干吏議。此而冀其操縱出入。坐制強敵。不亦難乎。

此公一將功能文士指手編禁即欲設奇建言功
不出漢議至後世文吏法家以繩墨論功往往有
嫉忌此輩甚難彼時獨中宦求賄不得以此構陷
烏孫以公至今且但賈千萬以懷投遠將有可虞
若湯罷黜有知言者前世尚遺何故以官爵其
若臣以為終夫無備不如揚出下宜與文湯
其請潛以為光發眼遂令其人將得上書自陳言
又日皇帝規平安靖遠邁宜官示與安適宜宦

皇甫規討降沈氐

漢桓帝延熹五年、沈氐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

○令○一六○下○遠○近○思○亂○坐○誅○賞失宜耳

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氐大豪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芑山氏曰。或免或誅。權貴詘而老弱汰。威信自此行矣。後世銓曹宜以皇甫規爲法。

又曰。廵視將士以恩。條奏諸罪以瀍。行事適機宜。所謂瀍惠並行不悖者也。

朱穆論宦官恣橫

漢桓帝延熹六年、尚書朱穆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嘗侍參選士人（萬世可行。然士人亦有不任職者。）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殤帝年號）以來。浸益貴盛。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漁食百姓。愚臣以爲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淸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大姓貴族）自和熹太后（母后臨朝之禍）以女

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
庸主
謂傳詔令其出去 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尚書未有書卒者卒朱穆何賢也宦官恣橫穆憤發疽而卒故特書之

或曰按和帝殺竇憲而侯鄭衆順帝殺閻顯等而侯孫程等十九人桓帝殺梁冀而侯唐衡單超左

珦徐璜具瑗。盖自和帝永元四年。迄獻帝初平元年。代更九主。年近百載。皆宦官之時也。陳蕃竇武袁紹何進諸人。欲清君側。禍亂隨之。閹害彌甚。雖北宮門之㦸。少長駢死。是時無宦官。併無天子矣。漢烏能復存哉。

芭山氏曰。宋理宗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文天祥時入爲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其略曰。漢唐宦官之禍。其後至于濫觴而不可救。推原其初。則起于時

君一念之不忍。是故古人之防微杜漸。不敢忽也。宋臣之為人。臣實疎遠。亦安能以盡知。惟是天下之惡名。萃諸其身。京國閭巷。無小無大。輒以董閻羅呼之。陛下之左右使令亦衆矣。此名不歸之它人。而惟此一人是歸。則豈不召而自至也哉。陛下毋以其退然謹愿。而謂其未必怙威生事也。毋以其甘言卑詞。而謂人言為已甚也。千金之家。強奴悍僕。恣橫閭里。至其服役于主人之前。固亦未嘗不小廉曲謹。而可信也。此事雖小。可以喻大。陛下

儻察及此。則亦何愛于此一人。而闕惜英斷。以重
遺天下之心哉。伏望陛下稍抑聖情。俯從公議云
云。按天祥此言。切中宦官情態。穆之言。尚有未盡。
附錄于此。俾後世因以爲戒云。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二終

古方略律卷之三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趙苞破鮮卑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大守趙苞到官、遣吏迎母道
經栁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刧質苞母、載以擊
與項王置太公俎上有别、項○姁○姁○小○仁○卒歸大公○
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
鮮卑、不殺苞母、不○已○両難
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
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

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賢母）（不可不學）
固陵爾其勉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爲賊所（稍徘徊則失之矣）
害苞歸塟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不苟）
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天下遂嘔血死（此苞自盡處）

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
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
身徃降之可也徐庶于此得之矣

芑山氏曰獻帝建安十二年曹操追劉備及于當
陽之長阪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曰今失老母

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夫庶之于昭烈。當時
君臣之分未定。去就得以自裁。若苞則既有守土
之責。豈容徇私廢公。況事會顛沛。賊鋒莫當。復安
能求生其母。義惟一死報君親耳。程子徃降之論。
既迂闊無當。而　本朝李贄。又妄以王趙爲殺母
逆賊。寃哉。李夢陽又曰。苞傷勇哉。不戰而死可也。
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按此說亦非定論。
又曰。司馬昭殺其主髦于南闕下。尚書王經恥與
王沈王業附昭。以太后令収經。及其家屬付廷尉。

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弁命。何恨之有。經卒就誅。宇文化及弑其君廣于江都。化及入朝堂。百官畢賀。給事中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孫王許二母觀之。苞之視王許。皆不忍忌君事讐。皆不能不殺母以全義。王許二母。不以罪其子。安在苞獨以不生其母獲罪哉。蹙訖嘔血死。苞可謂從容就義矣。悲夫。

惟適氏曰。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分兵攻郾城。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鄽城令而質其母母謂昌齡曰順死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鄽賊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按昌齡之母與苞母同苞之不降賊與昌齡之不從逆其志雖一幸不幸小異耳○宋寧宗時金張柔爲蒙古兵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叱曰死即死耳終不偷生爲他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嘆曰吾受國厚恩不意至此顧忠

孝不兩立姑爲親屈遂降于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或曰以柔視苞似有合于程子求生母之說智計當出苞右愚竊以柔終身臣事蒙古卒爲鄉導以滅金借全親之名而竟成叛君之實其所謂忠孝安在哉柔不可與苞同日語

卓菴氏曰苞之所以不返顧者爲親以王陵待其子而以陵母自待先自處以死所又何恨哉藉令母必欲求生苞必不若是恝也春秋時衛甯殖逐其君將死告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

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喜于是弑剽而納衎。在喜方自以爲孝于其親。而仲尼則書曰。衛甯喜弑其君。天下烏有弑君之賊。獨得爲孝子者哉。卒使父子俱受不韙之名。以苞棄母全忠之如彼。喜䎱父受惡之如此。後之臣子。不幸當兩難之際。亦可知所自處矣。

楊賜等議弭變

光和元年、詔召光祿大夫楊賜賜秉子等詣金商門問

何必引讖與之庸主言不得不爾

以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今妾媵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見寵於時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郤儉梁鵠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晦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逮訪逮也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

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雖修政修德修職不同要之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惟陛下斥遠佞巧之臣（學者宜識此意）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亡國二字凜然）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讒諛驕溢續以永樂門史霍玉（董太后宮官）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宮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指程璜）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

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趙姚 霍玉）以爲至戒今
大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儁璋有名貪濁又長水
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
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
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大尉劉寵忠
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
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
（近代大臣亦有欺上罔下者）
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
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
（古今同病）

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以盈爲滿避惠帝諱也鬼神福謙矣。知十中之言

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讎。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有隙。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

多此嘆息

此輩日欲善窺伺

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其庸主也前者歎息何爲）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
上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
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
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
於是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公論在呂）
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力爲伸請帝亦加思其（強輩漢廷可謂無人）
章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何辜）
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此客義士）
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部主州牧郡守也）

是得免、

惟適氏曰。或以邕得不死爲幸。予曰恨邕是時欠一死耳。向令邕蚤獲死所。何至依附董賊貽譏萬世。士大夫宜以邕爲戒。

卓菴氏曰。世嘗歎有君無臣。非也。使靈帝用邕言。未必無補。而邕亦得爲直言敢諫之臣。何至艱危困苦。附董貽譏。易曰養賢以及民。詩曰。譽髦斯士。言人主長養成就之也。後世庸主保姦摧良。卒使祥麟化爲鷹犬。人之賢不肖。固亦有幸不幸哉。

審忠呂强論宦官

漢靈帝時曹節朱瑀等、權勢傍盛、節領尚書令、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蹹（蹹直江反 蹹踏同）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

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漁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鋤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

○司隸陽球磔○甫尸于夏○城門

啟寤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恐孽臣

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臣身（○餘悉殄此○昔否）
遘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
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爲誠皇天
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掃滅醜類
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
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强（强河南成皋人）
（呂强 丑爾 士、大○夫○獨○貪○冒○何也）
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侯强固辭不受因上
書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
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

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陰陽乖剌稼穡荒蕪人用不康囹不繇茲臣誠知封事（封爵之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正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音朔）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賤糴穀以供之解居隘反發也）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

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直言宦官之蠹不可謂之毀呂強未免失言）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真庸主）群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可負忠臣哉（可涕）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

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及頻

頻附王甫不可。謂忠

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芑山氏曰。呂强之言。頗有可采。但極稱段頻勳烈。

與公論相背。按孝靈熹平元年秋七月。有人書朱

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大后。公卿皆尸

祿無忠言者。司隸校尉劉猛。以誹書言直。不急捕。

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頻代之。頻乃

四出逐捕。及大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頻

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又李嵩爲司隸校尉。以舊

怨殺扶風蘊謙。謙子不肯變姓名。結客報讐嵩。求捕不肯弗獲。憤恚死。頻與嵩善。乃辟不肯爲司隷從事。不肯懼。稱病不詣。頻怒。使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先以鴆與賢父曰。若不得不肯。便可飲此。賢遂收不肯。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觀頻此二事。皆逆理犯法之甚者。雖有擊羌功。不足以贖其罪。論世者不可不知。

楊璇擊蒼梧桂陽賊

漢靈帝光和三年、蒼梧桂陽賊寇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喬之弟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乃嚙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

取○勝○在○此○

○激○壯○

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原璇

非此則律為○趙凱所敗

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

或曰。燒布燚馬。用田單火牛之法。

呂強諫止導行費

靈帝好爲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中常侍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歛諸郡之寶。中御府（中尚方中御府皆屬少府天子私藏也）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謟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三府選其人而舉之尚書受其奏以進御）而已。受試任用。

責以成功。功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然猶有曠職廢官。荒穢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詔用。詔用言不繇三公尚書徑以詔書用之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書奏不省、

深知治體

艾山氏曰。呂强議關國體。然卒罹禍。古方略錄其言。蓋以媿當時之尸祿竊位者。後世謂宦官如强者不乏。輒欲國事付之。至危殆宗社。豈不惜哉、

曹謙撫板楯

板楯蠻冦西南夷部落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靈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七姓羅朴督鄂度夕龔皆渠帥也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永初建和羌復大入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平之功武有之不可謂忠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此輩為患視板楯尤劇或乃至自刎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

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
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
公論
然安集。不煩征伐也。靈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
撫亦是律
詔赦之。即時皆降
卒如包言

芑山氏曰。宋秦觀言小盜安之。如程包綏御板楯
是也。倘以此術撫黃巾。則敗不旋踵。豈能即時皆
降哉。

傅爕憂內亂

漢靈帝中平元年傅爕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張角爕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繇於外皆與于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繇進今張角起趙魏黃巾亂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陛下仁德寬容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不宜共國亦猶氷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

古今至論

觀近日虜寇交作可見

巧辭飾說共長虛僞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秦昭王時白起至杜郵王賜劍使自裁應侯搆之也之戮矣陛下宜思四罪之舉速行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陛下少用臣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或曰燮斯言足爲萬世鑒帝既識燮言何以絀燮功不封趙忠間之耳然使忠得行其譖者誰歟

朱儁擊南陽黃巾

中平元年、張曼成餘黨（即黃巾）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温上疏曰秦用白起燕用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亦久任之法）功靈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兵家想用此策攻所不守）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

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見儁不泥古識時變處）今海內一統惟黄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今且有未鈍乞降以嚙官兵者）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言撤去營塞也）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南陽太守秦頡殺忠

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於是黃巾破散

或曰不納降縱寇自是討黃巾要略

卓菴氏曰解圍破賊得耿弇誅張步法

白蓮凡日解圍實則得東命吉安宣畫
旗日不能營救望自是吉黃中變令
是黃巾破滅
衆先登掠突出城下走保連莊西清山東壤之入
仁發推奉孫景為白還屯流傳破之河臣石耳

傅燮拒常侍

中平二年、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忠曰、傅南容（燮字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傅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使昌啓閭士大夫少知命則無復乾兒義子矣豈至貽咲萬世

或曰、進賢理屈、豈可望之常侍、甄舉可謂失言、後

世謂燮正色拒延。不能如陳寔之委蛇。此非知燮者也。

芑山氏曰。按魏王曹丕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丕襲王耳。而專立法。綱目所不取。然綱目懲閹豎之禍。有良法。必謹錄之。向使漢室知此義。則宦官必不封侯。趙忠輩必不竊威福以餌士大夫。丕無足稱。而禁抑宦官如此。後世不逮丕者。果孰失孰得邪。

蓋勳言亂繇倖臣

中平五年、蓋勳爲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稟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吾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黷武耳帝曰善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

幸有家糧

今之任子亦、多擾民者

問此、輩何爲

非律

此語迂腐

耳與紹謀共誅孌倖蹇碩懼出勳爲京兆尹

芒山氏曰人主有聰明而爲左右蔽者哉既蔽於左右卽不可謂聰明矣它勿具論破黃巾殺角者盧植王允皇甫嵩也或檻車或下獄或収印綬而張讓不出國門各以功封稍有知識者不至是而勳謂帝甚聰明何哉綱目書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所以不沒其實見無功可書亦以見帝之闇且懦耳

袁渙不辱劉備

漢獻帝建安元年劉備在豫州舉陳郡袁渙爲茂才（袁術遣將紀靈等攻備呂布救之未幾布復攻備）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可（律）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似儒生語與滑稽異）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妙在君子小人並說使布意消若以君子予備小人歸布則並助布之怒矣）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它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此言最近情理）布慚而止

芭山氏曰類蒯通之對高帝辯而當理

諸葛治蜀尚嚴

諸葛亮佐劉備治蜀、（備自領益州牧以亮爲軍師將軍）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吴起嚴明、非所恃之說亦有理。）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嚴與苛有別）劉璋暗弱、自焉（焉璋父）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行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此孔明見其大處）

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敝實繇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芑山氏曰與子產告子大叔畧同法以行惠非酷吏比

又曰本朝 太祖幸鳳陽劉基居守基志在澄清天下言于 太祖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誅彬

太祖還京基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雖可取然爲力甚難遂請告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太祖手詔叙基勲伐召至京稱基孔明之儔愚按基所謂振紀綱施惠政彷彿孔明治蜀作用皆不欲以縱致敝及　太祖手書問天象基復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寛此又基寛嚴並濟深達國體處

太祖比諸孔明良非虚語

諸葛亮誅馬謖

初越嶲太守馬謖（謖音速俗誤讀稷）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

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晉文與楚子玉得臣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晉悼公弟）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苣山氏曰。用法一也。加嚴暴則樹怨。思仁恕則樹德。惟公以行之而已。昔子羔刖人足。愀然不悅而刖者不怨。觀亮之於謖。雖用匡衡吳漢不顧爲赦之意。而仁恕在其中。使謖有知。當亦不怨孔明耳。

諸葛亮上疏自貶

馬謖之未敗也、裨將軍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有伏。不敢偪。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散兵以還。亮旣誅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拜平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自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爲鎭軍將軍、亮問鄧芝（芝字伯苗）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錄收拾也）、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

○用○虛○

○先○自○治○而○後○治○人○

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赤岸地名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失處分　○此○言○令○　○孔○明○心○折

芑山氏曰既不濫費能節省物力而軍士亦不萌倖賞之意雲此議甚正亮槩欲分賜將士所謂用法貴明者安在。

諸葛亮敗績引咎

漢丞相諸葛亮伐魏敗績。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謂○勝○敗○在○將

○後世輔○臣○不○知○此○

或曰。深明詳備。王者治天下之道。不踰乎此。非獨可以相蜀。在識者推而行之耳。

本朝吳應箕曰。亮不得已而保蜀。及備死而後師數出者。其勢使然也。何也。備之英。二敵之所忌也。禪立而敵且易之。蜀不圖魏。魏且圖蜀。故伐魏者不足而示之有餘也。示有餘。然後足以憚魏。魏憚我而後吳之和固。吳之和固。而後蜀可安。非亮之智。能計及此哉。夫鼎足之勢。瞭于隆中。悉亮之智。而竭其治國之才。豈以坐安一蜀不足。而連年暴

師竟至賫志者。在亮之自言矣。曰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何如伐賊。又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嗚呼。亮盖知魏之不可卽滅也。而身之不敢卽安者。非其智不足。而不欲以智蔽其忠者。亦其勢不得不出于此耳。不然。備死而後伐魏。伐魏而謂天下可圖。亮雖略短。不至此矣。

諸葛亮戒李豐

漢後主建興九年、諸葛亮攻祁山、李平（即李嚴改名　平字正方）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即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名篤）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旣退（如何遽退）軍、平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已不辦之責、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此又欲解以上指諭亮之罪）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平常封侯）郎將參軍事、出教勅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棄○父○用○子）

室表都護李平典漢中委君李豐於東關江州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言平思其罪負一意爲也國君與公琰蔣琬字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芑山氏曰呼亮來還亮獨不料其非上指邪

余埴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律卷之三終